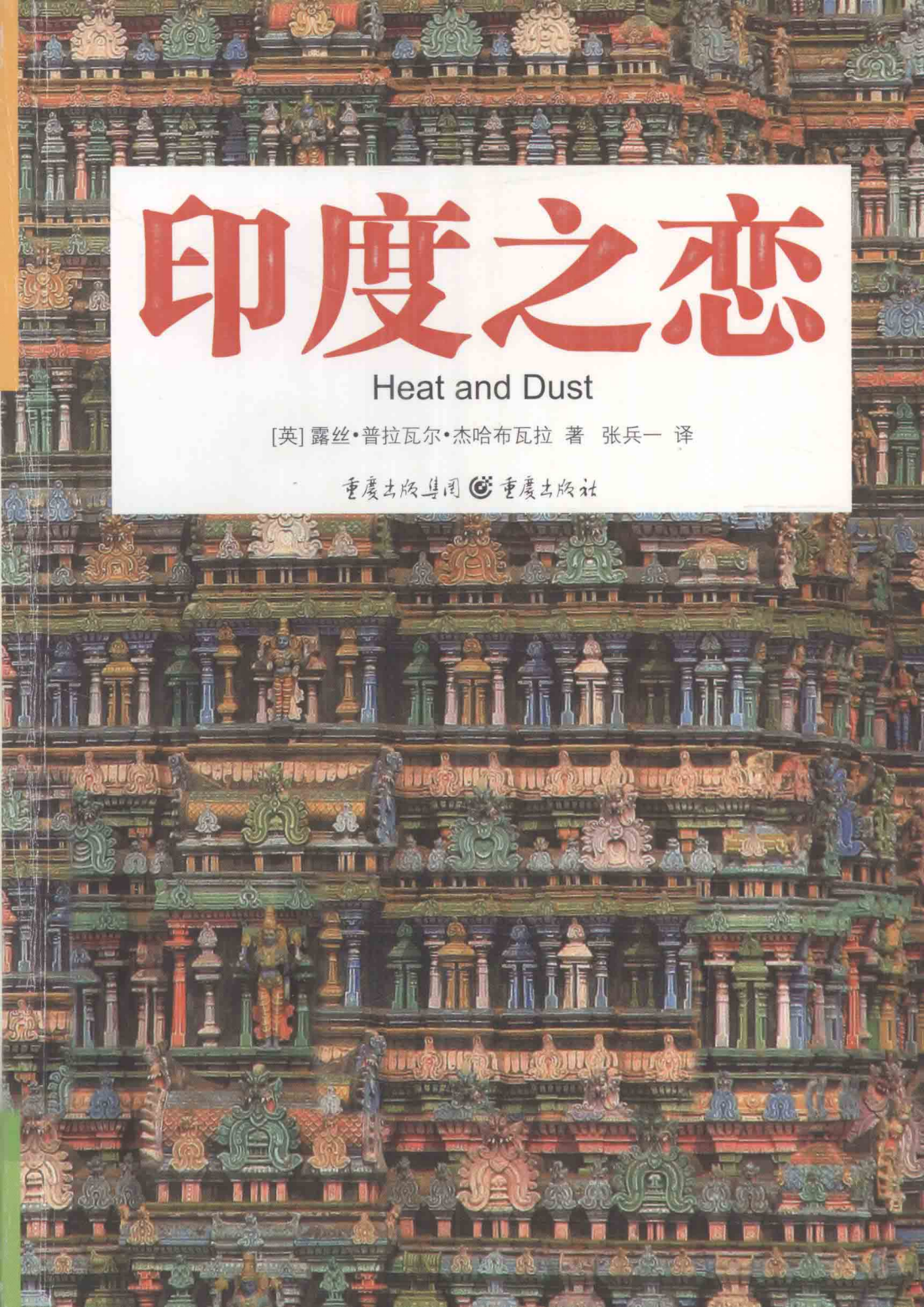




印度之恋

Heat and Dust

[英] 露丝·普拉瓦尔·杰哈布瓦拉 著 张兵一 译

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Heat and Dust

印度之恋

[英] 露丝·普拉瓦尔·杰哈布瓦拉 著

张兵一 译

HEAT AND DUST by RUTH PRAWER JHABVALA
Copyright: © 1975 BY RUTH PRAWER JHABVALA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OHN MURRA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09)第 02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之恋/[英]露丝·普拉瓦尔·杰哈布瓦拉 著;张兵一 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6
(重现经典)
书名原文:Heat and Dust
ISBN 978-7-229-02038-5

I.印… II.①露…②张… III.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1495 号

印度之恋

YIN DU ZHI LIAN

[英]露丝·普拉瓦尔·杰哈布瓦拉 著
张兵一 译

出版人: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陈建军
特约编辑:林东林
封面设计:丁小狐 许 鹏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tougao@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6.375 字数:147千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奥莉维亚跟纳瓦布^①私奔后不久，贝丝·克劳福德就从西姆拉^②回来了。因为她妹妹泰西即将乘船到达，贝丝必须南下孟买去接她，那是1923年的9月。泰西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同克劳福德一家共度寒季，他们本来为她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参观访问和远行，但是为了安慰伤心的道格拉斯（被奥莉维亚抛弃的丈夫），她把绝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萨蒂普尔^③。他们一起骑马，一起打槌球^④和网球，她竭尽所能地好好地

① 纳瓦布一词源于印度莫卧儿王朝，即王朝各省的“省督”或地区的“行政长官”。后来，渐渐演变成穆斯林贵族的高贵头衔，在印度北部地区，纳瓦布通常指各地的穆斯林统治者。1858年至1947年，英国统治下印度次大陆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缅甸，统称“英属印度”。当时“英属印度”范围内的许多地区都是名义上的独立土邦国，原有的世袭土邦王“纳瓦布”通过同英国签订的条约承认英国为其宗主国。此外，殖民当局还向一些拥有一定势力并实际控制着某些地区的匪首授予纳瓦布的头衔和相应的领地，实际上是通过“招安”来维护其殖民统治。本书中的纳瓦布就是这样一个被招安受封的匪首的孙子，其辖下的卡哈姆小邦国就是他的封地。

② 印度北部城市，位于喜马拉雅山山脚，是喜马偕尔邦的首府，英属印度的夏都。由于夏季气候凉爽宜人而且风景秀丽，一直是印度贵族和英国人的消夏胜地。

③ 本书故事发生的主要地方，一个离卡哈姆镇15英里处的小镇，也是该镇所在邦的名称。

④ 一种在草坪或地面上用长柄木槌击球穿过一连串铁环门的室外游戏。

陪伴着他。这并不是因为他过于空闲，而是因为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忙于地区里的事务。他勤奋地工作，永远保持着镇定和克制，为人正直而公允，因此无论是英国同事还是印度人都很尊敬他。泰西在那里度过了整个寒季，继而又度过了下一个季节，然后才搭乘班轮回到了英格兰的家中。一年以后，道格拉斯回国探亲，他们在英格兰再度相聚。这时，他已经办完了离婚手续，两人都做好了结婚的准备。于是，她离开英国到印度同他会合，像她姐姐贝丝一样，在那里过上了充实而幸福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她渐渐变成了我的祖母——不过，当然啦，到那个时候，我们家族里的所有人都已经回到了英格兰。

我根本不记得道格拉斯的模样了——因为他死的时候我只有三岁——但是我对祖母泰西和姨祖母贝丝却记忆犹新。她们俩都是性格开朗的女人，聪明又时髦，但是据我父母说，她们俩有很多年都对奥莉维亚的事讳莫如深，总是回避那一段记忆，仿佛在逃避某种黑暗而可怕的东西。而我的父辈们却正好相反，他们没有她们那样的感受，所以总想打听祖父第一任妻子同那个印度土邦王私奔的故事。然而，直到两个女人都上了年纪而且都成了寡妇之后，她们才终于开始谈论这个禁忌的话题。

也是直到那个时候，她们才再次见到了哈里。以前她们同哈里仅仅通过每年的圣诞贺卡保持着联系，哈里在得到道格拉斯去世的消息之后才来拜访了她们。他们谈到了奥莉维亚，哈里还把奥莉维亚的妹妹玛西亚的情况告诉了她们的。从印度回来后不久哈里就见到了玛西亚，并且在那以后的多年里常常去看望她，直到她死去（他说，她是自己喝酒喝死的）。玛西亚把奥莉维亚写给她的信全部交给了哈里，他又把它们交给了两位老太太。这就是当初我看到的这些信的由来，而现在

我又带着这些信来到了印度。

到达印度以后的最初几个月里，我一直坚持写日记，多亏这些日记帮我记录下了自己最初的印象，否则，让我现在再去回忆当时那些事情，我已经无能为力。一切都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因为我自己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我。印度总是能够改变一个人，我也没能例外。但是，这本书讲述的并不是我的故事，而是奥莉维亚的故事。

以下就是我日记中最初的几则：

2月2日：

今日抵达孟买。这里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当然，那是因为
我原来想象的大都是乘船到达印度的情景，完全没有意识到坐飞机来的情况会截然不同。我所了解的印度，大多来源于人们的记忆、多年前的照片和那些信，而这些了解确实都应该从记忆中统统地抹去。因为现在的印度一切都变了。我必须先睡上一觉。

半夜里醒来，伸手去摸睡前放在床下行李箱上的手表，它却不见了！噢，别这样！不能就这样丢了啊！旁边床上传来一个人的声音：“给你，亲爱的，以后你可要千万小心啊。”现在是午夜十二点半，我睡了大约四个小时。当然啦，我说的仍然是英国的时间，这里现在应该是晚上七点钟左右。我已经完全清醒了，于是在床上坐起身来。我住在传道会接待站的女子宿舍里，房间里有七张吊床，一边四张另一边三张。每张床上都有人，看来也都睡得正香。但是，外面的城市却没有睡意，依然躁动不休，甚至隐隐传来音乐的声音。街灯映照着宿舍没有窗帘的窗户，在室内投下鬼魅般的光影，光影中，睡在床上的人看上去就像冲上海滩的尸体。

然而，我的邻床——保护我手表的那个人——却很清醒，而且想找人聊一聊：“你大概是初来乍到吧，否则不会这样粗心大意。不过别担心，你很快就会学着小心起来，所有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开始的一段时间，你要特别当心饮食问题：只能喝烧开的水，而且无论怎样也绝对不能在街边小摊上吃东西。慢慢地，你就有免疫力了。像我现在，想吃什么都可以。我并不是说我真想吃那些东西——我讨厌他们的食物，说什么我也不会去碰一下的。你可以就在传道会这里吃饭，完全没有问题。提耶兹小姐亲自负责膳食，他们的炖菜做得很好，有时还有烤肉和奶蛋饼。我每次到孟买来都住在这里。我认识提耶兹小姐已经二十年了，她是瑞士人，当年跟随基督教修女会来到这里，不过最近十年来她一直在传道会服务。能有她在这里真是他们的福气。”

可能因为房间里鬼魅般的光影的缘故，她看上去就像一个鬼魂：一身白色的睡袍，从头到脚都裹得严严实实；头发梳成一根辫子垂在脑后；脸色苍白而神情忧郁——活脱脱一个女鬼。她告诉我说，她在印度已经待了三十年了，如果上帝要她死在这里，那她就会死在这里。反之，要是上帝要她回归故乡，她也会照办的。这是上帝的旨意，三十年来她只为他的旨意活着。她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她的声音就完全不像一个鬼魂了，而是铿锵有力，就像一个忠于职守的坚强卫士。

“我们在卡法拉巴德^①有一个自己的小礼拜堂。由于有许多纺织工厂，那个城市正在迅速成长，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伦理道德却没有任何长进。三十年前我可能说过这里还有希望，但是现在——只剩下绝望了。无论你走到哪里，所见所闻概莫能外：薪水多了，自私自利之

^① 印度西部港口城市，当时以纺织业闻名。

心就多了，乡下卖的酒也多了，电影院也多了。过去女人们都穿着朴实无华的棉布腰带，而现在她们只追求花里胡哨的外表，就更别提她们的内心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咱们自己国家的女人也好不了多少，怎么还能指望这些穷得叮当响的人做得更好呢？你看到对面那个地方了吗？过去看看吧。”

我走到窗前，向下面的街道看去。街上灯火通明，有如白昼，因为除了白晃晃的街灯，每个货摊和小贩的手推车上还点着石脑油火焰灯。到处都是人，有些人在睡觉——这里很炎热，无需被褥，他们都大咧咧地躺在地上。街上还有一些残疾孩子（其中一个男孩失去了双腿，用手推着身体行动），白日里他们大概就靠乞讨为生，现在是“下班时间”，所以都显得轻松自在，甚至有些开心。一些人从叫卖的小贩推车上买了食品，正站在一旁吃，另一些人则在排水沟里寻找别人扔掉的东西。

她又示意我走到另一扇窗前。从这里我看到了阿氏旅馆。关于这个地方，行前就有人曾经警告过我，无论我觉得传道会接待站如何寒酸凄凉，也千万不要入住阿氏旅馆。

“看到了吗？”她仍旧坐在床上问道。

我看到了。这一边同样是灯火通明，街灯和店铺的灯光交相辉映。阿氏旅馆外的人行道上也是熙熙攘攘，只是这里没有印度人，都是欧洲人，活像一群弃儿。

她说：“他们八九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有的人甚至连这样的房间也住不起，只能露宿街头。他们彼此乞讨，也偷彼此的东西。有些人还很年轻，只是些孩子——他们也许还有希望，愿上帝保佑他们能够趁早重新回到欧洲的家里。至于其他的人，无论是男是女，他们已

经在这里待了很多年，而生活却是每况愈下。你看得出来他们的处境，个个疾病缠身，一些人正走向死亡。他们是谁，又来自哪里？有一天，我亲眼目睹了非常可怕的一幕。那个人肯定不到三十岁，大概是德国人或者堪的纳维亚人——皮肤白皙，身材高挑，衣衫褴褛，你可以清楚地看见他破衣衫下露出的苍白皮肤。头发已经长得很长，脏兮兮的彼此纠缠在一起；他身边坐着一只猴子，正从他身上捉虱子吃。这是真的，那猴子不断地从他的头发里捉出虱子送进嘴里。我看看他的脸，又看看他的眼神，告诉你吧，我看到的就是一个地狱里的阴魂。噢，不过我在印度还见到过更为可怕的事情。我经历过一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的骚乱，一次天花病大流行，还有好几次饥荒。我觉得不妨这样说吧，我已经目睹了这个世界上可以看到的任何可怕的事情。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我体会到了一条：在印度，没有耶稣基督的陪伴你根本无法活下去。无论白天也好，晚上也好，哪怕一瞬间没有了他或者在一瞬间你没有尽心尽力地向他祈祷——只要两者缺一，你就会立刻变成那个要猴子帮忙捉虱子的穷困潦倒的年轻人。因为你看，亲爱的，人性在这里毫无意义，简直是一文不值。”她的话，显然带有印度教徒或佛教徒对这个世界所持有的轻蔑态度。

她端坐在床上。尽管又瘦又白，看上去却仍显得坚定而顽强，就像一个长着背脊的厉鬼。我转向窗外，又看了看阿氏旅馆外沐浴在耀眼光线下的人群，不禁觉得她的话颇有几分道理，他们每个人看起来确实都像地狱中的阴魂。

2月16日：

萨蒂普尔。我的运气真是太好了，刚刚到达这里就找到了一个住

处。我很喜欢这个房间，宽敞、通风而且空无一物。墙上有一扇窗户，我可以坐在那里俯瞰下面的集市。我的房间就在一家布店的楼上，必须爬上一段昏暗的楼梯才能到达。这个房间是一个叫因德·拉尔的公务员转租给我的，他自己同妻子、母亲和三个孩子住在位于布店后院的几间租来的狭小的房间里。布店属于别人，后院也属于别人。这里的一切都经过了层层分割，而我现在住的地方就属于分割后再次分割的那部分中的一分子。不过，这个楼顶的房间让我感觉明亮宽敞又清静，唯一不足的是，我必须跟他人一起合用后院里的厕所兼浴室，以及那个做清洁的小姑娘。

我觉得，房东因德·拉尔对我在这里的生活方式很有些失望，他不断地环顾整个房间，想找到几件像样的家具，却一无所获。我想坐的时候就直接坐在地板上，晚上想睡了就展开睡袋铺在地上面，目前我唯一添置的家具是一张小矮桌，上面堆放着我的文件（这本日记、印地语字典，还有奥莉维亚的信）。这种书桌是当地店主们拿来记账用的。因德·拉尔还看了看房间里空空如也的四壁，他大概希望看到几幅画和一些照片——但是我觉得，这一类东西我都不需要，因为我只需要向外看，观察窗下那个繁忙的集市。我不想看窗外时因为任何其他物品而分心，所以连窗帘也没要。

因德·拉尔礼貌得近乎拘谨，以至于没有表达出他心中任何的失望之情，只是淡淡地表示：“你这样生活可不太舒服。”随即便垂下了双眼，好像害怕我会因此感到难堪。我第一次带着随身行李到达这里的时候，他的表现同样别无二致。我没有雇苦力，而是把衣箱和寝具往肩上一扛，径直爬上了楼梯。当时，他不由自主地惊叫了一声，紧接着便也是两眼低垂，生怕我会感到难堪。

如果我像奥莉维亚那样行事，他肯定会感到自在得多。她同我真是有天壤之别。当年，她搬进他们那所房子（助理税务官道格拉斯的房子）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在她的房间里摆满了小地毯、挂画和鲜花。她写信给玛西亚说：“我们现在看起来多少有些文明的样子了。”她后来又写道：“今天，克劳福德夫人（税务官的妻子——当地最有权有势的白人女性）来视察了我的安乐窝。我认为，她对我我和我的安乐窝都不怎么满意，但是却表现得十分圆滑！她对我说，她深知来这里的第一年总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我需要她帮忙，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她都会尽力而为的。我可以随时去找她。我表示了感谢（言不由衷的）。说实话，有她在这里就是我最大的困难——否则一切都非常完美！可惜呀，我不能把心里的话如实告诉她。”

我已经见过了道格拉斯和奥莉维亚当年居住的房子。实际上，那是由于幸运的巧合，因为因德·拉尔现在工作的地方正好就在当年的英国人居住区（俗称“开化区”）之内，而他供职的“配置及供给局”就设在原来税务官^①的房子里，也就是克劳福德先生 1923 年的住所里。道格拉斯和奥莉维亚的平房现在容纳了“水利局”、市“卫生局”和某邮政支局。同其他东西一样，这些房子也被层层分割为众多部门，以履行各种不同政府职能。只有原医疗总监的房子还维持着原样，据说目前用做旅客接待站。

2 月 20 日：

上午，我去拜访了因德·拉尔家的两位女士——他的妻子瑞图和母

^① 见后文 106 页关于“英国文职官员”的注释。

亲。不知道是我去的不是时候还是他们的生活大抵就是如此，那里显得一片混乱，非常不整洁。当然啦，房间本就闭塞，而孩子们还处在难以约束的年龄。瑞图迅速从衣服和玩具中清理出一条长凳。其实，我更愿意像他们那样坐在地板上，但是我意识到，现在必须遵从他们认为适用于我的各种社交礼节。婆婆熟练地侧过身去向儿媳妇轻声耳语，估计是下达了为我准备茶点的命令。瑞图仿佛乐得轻省，一个箭步冲出了房门，留下我和她婆婆四目相对。我们彼此报以微笑，我尝试着用印地语同她交谈（彻底失败——我必须更加努力地学习！），双方都做出一些希望对方能够明白的手势，还是无果而终。她一直在打量我，目光锐利而且充满赞赏之意——我完全可以想象在最终选定瑞图之前，她是如何上下打量那些备选儿媳的。她现在同样完全凭着自己的直觉在为我打分，天哪，我完全可以猜到她评判的结果。

在印度我已经适应了被人如此观赏的情景，无论哪里——大街上、公车上、火车上——所有人都在观赏你；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行为，无论男女都是一样。如果他们在你身上发现了某种可笑的东西，同样也会毫不掩饰地笑出声来。我估计，在他们眼中我们英国人一定都很新奇，而我们在英印混合情况下的生活方式一定同样新奇，因为隔绝不复存在，我们还吃他们的食物、穿印度式的衣服，因为这些更凉爽，更便宜。

在萨蒂普尔安顿下来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自己置办了一整套印度服装。我先去了楼下的布店，然后带着布料再到它的隔壁，那里有一个身材矮小的裁缝，他坐在一片麻袋布上，身旁摆着一台缝纫机。就在这个可以通观整个集市的露天缝纫“店”里，他为我量了尺寸，但是因为始终与我保持着恭敬的距离，所以尺寸不过是个大概

数，根本谈不上合体。结果，做出来的这身衣服相当宽松肥大，但是也照样能穿，我十分喜欢。我现在穿着口袋式的裤子，腰间系着一根绳子，上身穿着长及膝盖的衬衣，就像旁遮普邦农妇的装束。我的脚上也穿着印度式凉鞋，可以像他们那样方便地抽出双脚，把鞋留在门口。（这是一双男式凉鞋，因为女式凉鞋太小，我穿不上。）虽然我现在的穿戴已经像一个印度女人，但是孩子们仍然尾随着我，不过我倒也不太在意，因为可以肯定，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见怪不怪了。

孩子们追着我跑的时候，总是叫我“希吉拉”。不幸的是，我很清楚这个词的含义。在来印度之前，我就已经从奥莉维娅的信中知道了这个词。她是从纳瓦布那里听说这个词的。有一次他对她说，克劳福德夫人看上去就像一个“希吉拉”。（姨祖母贝丝同我一样，身材高挑而胸部平坦。）奥莉维娅当然也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于是就问他，他却哈哈大笑起来，并没有直接做出解释，而是说：“我让你自己瞧瞧吧。”接着，他拍了几下手，向下人吩咐了几句，过了一会儿，一班“希吉拉”就被带到了他们面前，纳瓦布叫他们为奥莉维娅表演了传统的印度歌舞。

我已经见识过这种歌舞了，那是在参观了因德·拉尔的办公室后我们一同回来的路上。我们就要回到住处的时候，我听见了从一条侧街里传来的鼓乐声。因德·拉尔说那没什么好看的，“不过是一些不足为奇的把戏”。但是我感到很好奇，所以他勉为其难地带着我寻声而去。我们从一连串曲折交错的小巷中穿过，通过一个拱门，再沿着一条通道来到一个内院里。一班“希吉拉”，也就是阉人或称“人妖”，正在表演。一人击鼓，其他人或唱或击掌或跳舞。一群人站在一旁观赏。“希吉拉”的体格仍然像男人，大手、平胸和长长的下颚，但是却像女

人一样穿着莎丽、戴着镶金箔的首饰；跳起舞来也都是模仿女人的姿态。我猜，这正是他们能够特别愉悦观众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他们的面容充满了悲伤，甚至在他们扮出笑脸、做出挑逗姿势，并配以我所认为的下流歌词时（观众都笑了起来，因德·拉尔则催我离开），那神情也始终未变，就像那些整天忧心忡忡，拿不准自己的工作能换回几多报酬的普通人一样。

2月24日：

今天是星期天，因德·拉尔热心地提出带我去卡哈姆看看纳瓦布的王宫。他每周只有这一天休息日，我再把他从家人身边带走，心里感到不安，但是他本人和他的家人看来并不在乎。我估计，有婆婆和三个小孩子在，即使每天从早到晚都待在那两个小房间里，他妻子也不会感到不自由的。除了偶尔在婆婆的陪伴下到市场上买蔬菜，我从来没有见她外出过。

我所乘坐过的印度公共汽车无一不挤得爆满，不仅车里塞满了人，车顶上还堆满了行李；这些车大都是老爷车，一路颠簸着行驶，能把人的每一根骨头和车上的每一颗螺钉都抖开来。不仅这里的公共汽车看起来都一样，沿途的风光也同样单调乏味。一旦驶离某个镇子，在抵达下一个镇子前，除了平坦的土地、炽热的天空、空旷的荒野和飞旋的沙尘，你什么也看不到。尤其是这些沙尘：公共汽车两边的车窗通透，只有几根裸露的铁条竖在那里，于是热风带着荒漠里的沙尘肆无忌惮地吹进来，灌进耳朵和鼻孔，摩擦着牙齿发出“喳喳”的声响。

卡哈姆到头来只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小镇。当然啦，萨蒂普尔也根本堂皇不了多少，但是它的确给人一种印象：它曾经得到过自由的扩

展。而卡哈姆只是畏缩在纳瓦布王宫的影子下，仿佛它的建造仅仅是为了服务于这座王宫，既然早已人去宫空，整个镇子似乎也不知所措了，密集的街巷衰败而肮脏，无数乞丐混迹其间。

整座王宫都为灰白色的高大宫墙所包围，宫殿四周有几个宽阔的广场，其间生长着许多高大的树木。到处可见喷泉、水渠和花园凉亭，还有一座带有金黄色拱顶的私人小清真寺。看守人去拿钥匙，我和因德·拉尔就坐在一棵树下等待。我向因德·拉尔打听纳瓦布的家庭情况，结果他知道的并不比我多多少。1953年纳瓦布去世后，他的侄子卡里姆继承了这座王宫，当时他还是一个婴儿。但是，卡里姆却从来没有在这里住过。其实他一直住在伦敦，我来印度前刚刚在那里拜访过他。（这件事稍后再叙。）卡里姆一家想卖掉王宫，并一直为此同印度政府进行了多年的谈判，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就变卖的价格达成一致。此处也没有别的买家，在当今这个时代，谁还会在卡哈姆这种地方买下这样一座宫殿呢？

因德·拉尔对有关纳瓦布的话题并不感兴趣。虽然他确实听说过这个人和他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也多少知道一些有关那个久远的丑闻的传说，但是现在谁还关心那些事情？丑闻的当事人早已经作古，就算其中几个还活在某个地方，谁也不会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兴趣。因德·拉尔更加乐意向我述说他自己那些没完没了的麻烦事。看守人拿来了钥匙，我们进到王宫内四处参观。我终于见到了那些我朝思暮想、极力在心中勾画过其辉煌模样的大厅、房间和画廊。然而，宫殿已是空空如也，只剩下一个大理石的虚壳；原有的家具和陈设早已在欧洲各拍卖行拍卖一空，所剩无几的东西零星散落，就像漂浮在大理石虚壳中的船只残骸，诸如破旧的维多利亚式沙发和高悬在天花板下布满

灰尘的古老布扇——一种由人工拉动生风的布屏风扇。

因德·拉尔亦步亦趋地跟在我身后，唠叨着他办公室里发生的是是非非。办公室里充满各种矛盾纠葛和嫉妒心理，因德·拉尔只想一心一意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不愿意卷入是非之中，但是却做不到，因为人们不让他独善其身，每个人都必须选择自己的阵营。其实，由于部门主任对他颇有好感，同事们对他十分嫉妒，由此引起的矛盾也一直不断。因德·拉尔的受宠使他们非常恼火，每个人都会不择手段地把他们拉下马来——这就是他们的德性。

我们站在楼上的一间画廊里，从这里可以俯瞰楼下的客厅。看守人解释说，当年女士们常常坐在这里的帷帘后面，窥视楼下的社交招待场面。现在这里还有一张帷帘垂在那里，虽然尘土和岁月已经使它变得僵直，但仍可看出它原本是一匹华丽的织锦。我伸出手感受它的质地，却像是触摸到了死亡和腐朽之物。一直跟我抱怨部门主任的头脑如何惨遭各个利益方毒害的因德·拉尔，也伸出手摸了摸帷帘，然后说：“唉，逝者如斯啊！”看守人心同此情，也附和着他的感慨。然而，两人都认为我已经看够了。我们走出王宫，再次走入花园。绿荫掩映下的花园衬托着洁白而清凉的宫殿。这时，看守人却急切地向因德·拉尔说起了什么。我问他们纳瓦布的私人清真寺现在是什么样子，因德·拉尔却告诉我说那里没有什么意思，取而代之，看守人希望向我展示一个印度教的小神龛，那是他为了自己膜拜神灵而改建的。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原来是做什么用的，也许是一间储藏室？这不过是墙上的一个洞而已，狭小的入口必须躬身而入。其他几个游客同我们一起挤了进去。看守人打开一盏电灯，把神龛展现在我们面前。

以猴子之身呈现出来的主神哈努曼^①被安放在一个玻璃盒子里，哈努曼旁边还有另外两个神，也分别放在单独的玻璃盒子里。三尊神像都是用石膏塑造而成，身着丝绸，佩戴珍珠项链。看守人满脸期望地看着我，我当然只能说神像非常漂亮，并且同样捐献了五卢比。我很想赶快出去，因为此处根本就没有通风设施，并且人们齐拥进来，空气让人窒息。因德·拉尔则在向一座笑咪咪的神像顶礼膜拜。他紧闭着双眼，口中念念有词。看守人分发给我几块冰糖和一些花瓣，我当然不敢把它们扔掉，所以直到我们坐上了返回萨蒂普尔的汽车，它们仍旧握在我的手里。后来，我看见因德·拉尔正在看着别处，才恭恭敬敬地把它们扔到了车外。但是，直到现在我写这段日记的时候，掌心里仍然残留着黏糊糊的感觉，隐约散发出芳香与酸腐交融的气息。

1923 年

奥莉维亚第一次见到纳瓦布是他在卡哈姆王宫内举办的一个宴会上。当时，她到达萨蒂普尔已有好几个月，开始感到无聊了。在平常的日子里，她和道格拉斯能够见到的人只有克劳福德夫妇（税务官和他的妻子）、桑德斯夫妇（医疗总监）、米尼斯少校和夫人，而且还是在晚上和星期天。其余的时间里，奥莉维亚都是独自一人待在那所大房子里，紧闭门窗，把热浪和沙尘隔绝在外。她读书、弹钢琴，但是

^① 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有四张脸和八只手，在与罗刹恶魔罗波那的大战中解救出了阿逾陀国王子罗摩的妻子悉多。有学者认为，哈努曼就是中国《西游记》中的美猴王孙悟空的原型。